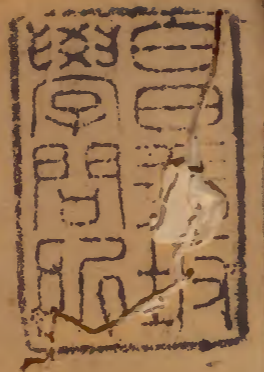


月敬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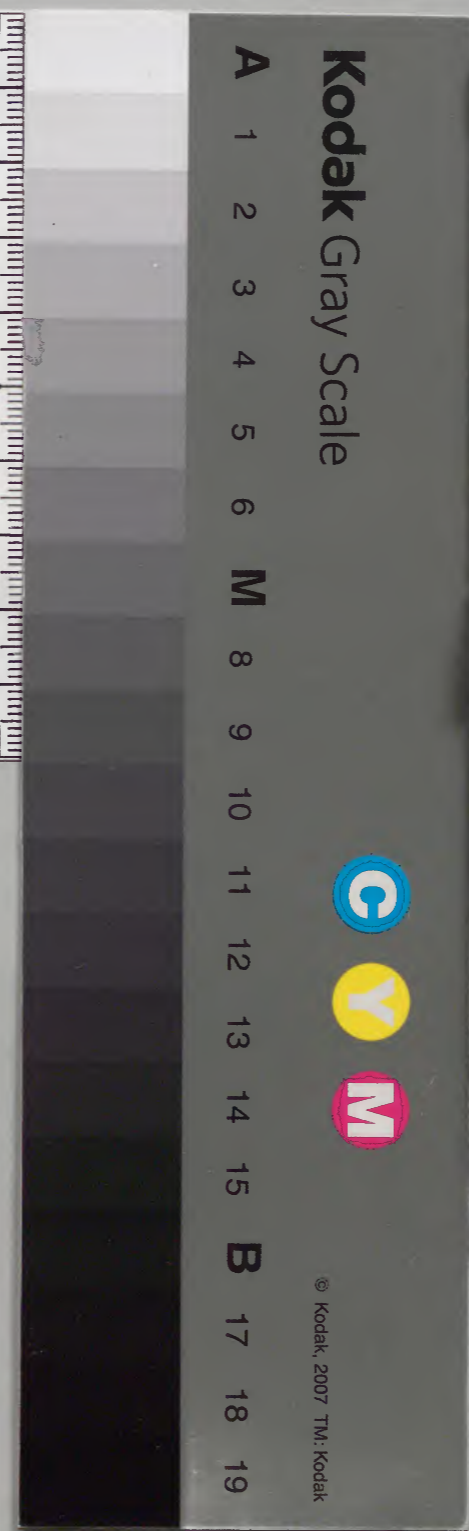
七



漢書門	
五三二五	類
五二六	函
六二六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三二五	函
五二六	架
六二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25
冊數	6 (5)
函號	308 4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無卷之七三字

通下情入政事類信篇後
無消字

上公下有衍字

公下有且字

自警編卷之七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善處事上下通下情附

用人 使命

淺草文庫

杜正獻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日公今日何以不悅
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
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
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
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自警編

卷之七

一

大臣憂國
如此

皇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第以問趙公安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
矣

公下有琦字

聖泣血此

不可信

公下有仲淹二字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
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
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甘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二
動其心而慨然有士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方

此不獨
有

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若哉

公下有弼字

富文忠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述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
進願詔遠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
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
東地界決不可許

公下有介字

唐質肅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
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
它之謫者

自警編

卷之七

上公下有夷簡二
字

此條入篇末

呂文靖公薨于鄭計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
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
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
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
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
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但徠石先生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
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
為此恠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

必壞 別錄

述古作公哀

陳述古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
術之可以為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
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
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管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
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
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彞

文靖公作獻可

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
允餘自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
以天下為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且文靖公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病偶值醫者
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
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蹶盤之
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
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懋
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偷

下公字作獻可

朝廷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病公所言皆
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
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
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下事
尚可以為君實勉之

公下有既采字
此條在富文忠公條後

趙康靖公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

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
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
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
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

時省閱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詩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聖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筆事蹉跌則入彼明

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山公言頃與范內翰公同宿范公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厥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幾復也

公作得甫下范公並同

忠肅公作摯

忠厚之至

今益吸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集序

公辭容開之答曰昔漢高祖天下共立其夫人曰
魯人則博平則武王人率以爲常其意其意
公辭容開之答曰昔漢高祖天下共立其夫人曰
魯人則博平則武王人率以爲常其意其意
公辭容開之答曰昔漢高祖天下共立其夫人曰
魯人則博平則武王人率以爲常其意其意

薦舉

王文正公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
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
未嘗知寇萊八公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
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萊
公深恨之已而制出除萊公武勝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萊公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
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萊公者萊公始愧歎
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穉子行簡有賢行以
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

上公下有且字

萊公並作準

宰相不任息
仰不招推此
一事彼區
區市恩於人
者只是欲權
而已也

文正作旦

公以病以下
別為一條
首有王文
正三字與
及字

不見宋朝用
天子自命

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
文正，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
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
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及公以病求罷，
入見，茲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
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
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
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
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
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冠準兼資忠義，善斷大
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
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
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
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
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
拜公本官平章事。冠公實薨，命而以公監修國史，
位在上。

此其素積
位用人之

許公下有夷簡二字

張公詠言行錄

上公下有衍字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曼之上耳。且曼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太拜，漸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杜正獻公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期年而

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行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行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杜公衍言行錄

范文正公作希文下文正同

言得收恩者可臨

公下有琦字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范文正公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然將誰歸？文正惘然歎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

夫公並作安石

子各作頌趙康作

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問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文公文公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公乃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非毀絳者上曰韓珂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子容除修注往謝二府參政趙康靖曰

韓公屢欲用君以曾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曾授已也

韓公琦言行錄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全同

孫參政并為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

質肅作介

卷之二

不雖以風
石亦然亦
正理

上公下有億字

無范字

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亦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唐公介言行錄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一陰薦韓文憲公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范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韓公億言行錄

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顯張天其

述古作公襄

晉等皆為一時顯人呂公著言行錄

陳述古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庇及其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以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眾矣是以其亡也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陳公襄言行錄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或謂

上公下有淳甫二字

君為宰相
當飛牛龍人
若為正合氣
當飛受命

公下有純仁二字

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
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
我門下耶 范公純仁言行錄

范忠宣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
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
何故雅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
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
爭 言行錄同上

范佐相業
無可觀則
公人品可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
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

元城作安世

說
教之

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
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
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 陳公堯佐言行錄

温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
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
薦也

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
逸特厚將薦之朝乃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
焚香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

議下有必字
乃下有先字

王文正上有謝似名知
人少許可乎生薦上
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師
相每發薦牘必焚香
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
陛下得一入四十三字而
別為一條

伊川作公願

伊川作願

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郎皆有能名王文正
公皆其所薦士也 倦遊雜錄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北至陝西見孫渥

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張公浚言行錄

程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

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

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懇切公事乃是求知已

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

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伊

川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

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美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

公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

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

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於海康之禍始

上公字作謂

上公有評字

服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
府解試罷眾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
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文近覃之文則
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行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
曰注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公下有昉字

用人

文正公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
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
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
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公下有蒙正二字

曰文穆公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
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
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
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

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以堂中議其事。同列爭

於

文正公作沈

此條末有又東坡志林云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
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
君子時沈之殺二十餘年
矣三十五字
上公下有曾字

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問也。

真宗初即位。李文正公為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公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公力也。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

誠作心

萊公作準

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誠服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上王下有瓊字

管軍員闕高烈武王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侯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

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上從之 神道碑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日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日作公置下有之字

無公字

仁宗問王懿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撫然有聞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上大

以通蓋
不以為

升

世以地方言
却未當何
無賢亦何
不肖也
同楚初

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
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權用宰相臣
愚賤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
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
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
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
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什之有才智曉
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
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

不足重

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真宗
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蔡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
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
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
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
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相一無施為
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勿與
知故也上因論臺諫天子耳日光曰臺諫天子耳
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

目錄

卷之七

七

不曰高公果
亦何由
上多疑

此書自古皆

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正獻公作丞相

杜正獻公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

邊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

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種故事是

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

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

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

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

公下有夷簡二字

名成長虛非
且進也

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呂公夷簡言行錄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

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

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

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

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之

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

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求惟商周之所記至

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

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歸田錄

歸田錄

歸田錄

龐莊敏公自鄆徙拜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
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
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
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
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
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
與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
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榮之則

不得人情透

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
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
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
卿言是也

記聞

蘇公子容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
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
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
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

子容作頌

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木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
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令人
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
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日記
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
王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
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鷹談記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原父上疏論邪臣正臣進
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

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
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
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
悟頗留修等劉公敬言行錄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
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著之於
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
邇密疏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

上公下有學字

亦遊離與
大異矣然
不得不爾

常

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美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榮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

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嘗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忠肅公作執事

公並作介甫下文公同

類公之詐如此必意見小人之女則心

劉忠肅公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卹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公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文公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豈有此理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

目錄

卷之七

七

首有六年二月四字
彦霖作巖叟

案下有又云大母曰此事
裏面常說與官家只為
官家亦甚理會得解

史說與官家二十九字
分注

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王彥霖拜樞密直學士，命書樞密院事。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辯，辯之少差，治亂所繫。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

在正欲理會邪正兩字

無過舉天下平治邪

象非謂一人便能如

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

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

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欲誤陛下也。自古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

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

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

蒙

深然之

首有六年二月四字
彦霖作巖叟

繫下有又云大母曰此事
裏面常說與官家只為
官家亦甚理會得解

史說與官家二十九字
分注

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王彥霖拜樞密直學士命書樞密院事。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清明天下安靜，願信萬世之福也。用人之少差，治亂所繫。少

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欲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

心於此 王公巖叟言行錄

上方勵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向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讎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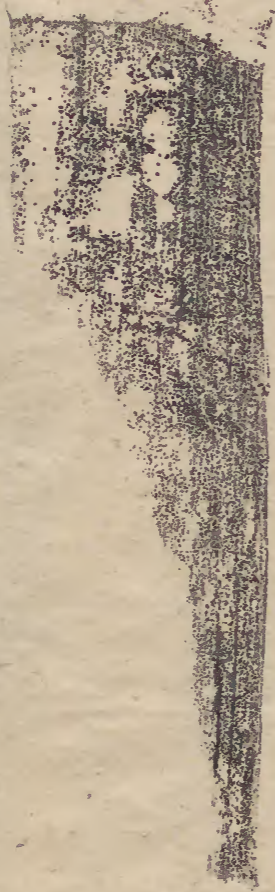
論甚好而
不載

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腹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上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安邪而君不知暗默而眾不測若此

者幸臣也。揣靡押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鈞中主
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
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
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
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
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咸欺治亂之機，而人主之
所當察也。
張公商英言行錄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日宰相無職
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凡
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首薦，注應辰趙

雄等六人，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翁
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之
風。



善處事上

善處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其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錄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

聖
聖

善處事上

善處事上

善處事上

無如字

真山清語
此事言是李
文定族人李
從吉偽造此
語以謗八大
至而仁廟親
辨其誣故書
之不可盡信
也

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
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
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
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
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
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如此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
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嘗
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其位

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官車不諱太子
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
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
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
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
夕有官嬪云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
管官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
官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矣公

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又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死百官奉靈輿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毀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王色如生冠

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時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夫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

自晉書 卷之七
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而
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惡召近
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
之體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
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
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上
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
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上曰
顧所畫如何耳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

此曹以令天下且元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
以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
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
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默然準又
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
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奈何
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
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
而定不渡則虜日無歲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

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朕璽，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眾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

姑欲

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地。時上厭兵事，如羈靡不絕而已，於是有請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饑乏，百萬之眾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又遺事曰：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

卷之四
原於此言

白話文編

卷之四

三

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孟欽若驚懼不敢辭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求不爲例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涉曰當以

劫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求不爲例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

下文正公作仲淹
下公並同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

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頌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幫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建之

北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虜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好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

責乃因債者懇祈詰朝再兄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固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朝廷更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善處事下

晉武穆公在秦州有士三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甲更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聞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

公下有璋字

公並作璋

公下有德用二字

公作德
非校諸書明
用下同
嚴令奉行不
能及此

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
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
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
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
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
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輩當棄之乎汝何敢及
爾誼譏四卒相顧曰何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
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
曰衛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
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引并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
始出眾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眾不敢譴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嘗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
卒輒折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
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
沮無以為變

王文忠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
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表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

公下有堯臣二字
表作裝

自文書編

卷之七

三

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
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
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
果出降。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賄物，民有訴者，其人
縋城夜逃。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
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
黨恟恟，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文免與主帥有不

協名語錄

郡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班使

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
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
之，蘇文忠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濟卒聞之
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
令人喫却，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
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
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

公下有奎字

錦

乃民至民乃

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乃民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

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

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

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

為變者密已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

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

不可上曰朕亦此思之王文正公曰累奉德音欲

自統為事

不當

公下有若字

文正公作旦

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若歷事今若權用使解

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諸帥避

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

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

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

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

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畧而蒞

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

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

自警編

卷之七

七

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
還得餘貲携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
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 神道碑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
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孥何故作此
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
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
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鈴轄司不敢以聞遂不
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

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
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
入捕公不為動閉門堅臥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
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捕兵亦欲乘間生事至
聞京師使遂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義之益知
公之可用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
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
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
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

以還保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東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

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忠簡公作忠獻公
作後下並同

允下有問字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
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謗趙忠簡公與張
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榜上不應又
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
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
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道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
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
忠簡不主已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黨之則
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
誅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

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護其罪
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
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
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
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
爭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諠譁不已馬公
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迺叱欽若曰
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
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訶譴當行

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
許之明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
等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
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
萬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
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
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
若等皆罷

范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公摘其罪
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寇公有異謀曰文

靖公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請加重刑益遠竄
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自歸戒吏不得泄語外亦
無知者行狀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
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
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
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荅許之因識其名任
滿入見擢爲朝官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
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隴于城下漲

慮作具

墓碑

公下有極字

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
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
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
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
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
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于南長
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
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
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
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備

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
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
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其叔民辭以不
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
其財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
則擾太原士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在太原

如多事者
可以為成

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
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
弓太原人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
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
如意須索包總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潘養器局非
有得於道不
難矣哉三
子入材
是
大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
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
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
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當如何先生曰

逆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

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
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
於已甚害

急下有躁急二字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
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前輩嘗言凡事只怕
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又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
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及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

此條入政事類信篇後
為通下情篇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遠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所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事，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神道碑

使命

子容作頌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二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

自道

一

聖

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歐文忠公作歐陽脩

富文忠公以偽牒事覺必欲得堂吏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文忠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襄公作公襄

余襄公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

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樞密王公作王公巖

樞密王公館伴大僚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朮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

文肅公作奎

吳文肅公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使人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為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

自道

一

聖

集賢學士四字
劉公作劉敬

亦殺其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集賢學士劉公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
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
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其國地險遠誇使者
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
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真宗甲辰
萊公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驕將順國王撻覽虜懼
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
精兵躡其後殲之虜懼亦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
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
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
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
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
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
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

集賢學士四字

意何作何意

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
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
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
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
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
幣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意何也群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亦而不獲舉兵未晚公
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後若從者

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
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
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
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
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
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
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之。公文
曰。塞屬門者。以備元昊也。澧水始於何承矩。事在
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
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
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
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
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
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

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
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
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
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
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
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

還都以瞞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
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
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
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
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
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
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
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
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大宗
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

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
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
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
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
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
害之所在也

溫公曰錄云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
夫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
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
緣貂襜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

溫公至納美屬前條
為分注

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火利用復
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寇來公
言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無得
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
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
戲公赧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
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
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可謝虜君

臣默然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
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
却平樂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
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
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
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
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大怒曰此事
止面商量已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
公答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
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者數十

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蓋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今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皆違

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然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莫謂本朝昨瀘溝

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卒忠臣
 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大過日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
 將雲中別作一事日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
 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
 不得公荅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
 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
 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
 多端沮抑遂差盧益克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
 送虜使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

克

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
 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
 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
 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
 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
 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便不赴
 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
 次公知其宴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
 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強肆為驕蹇前北漢使例
 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

此實

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

惟公邦彥為太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顏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御之故報之使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洪忠宣公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太碩人拜且泣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列行路人不

公下有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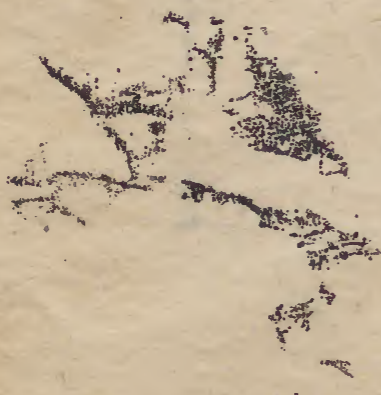
御

御

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治與副使官備齋公曰萬里御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其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喟曰此真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為跪請粘罕怒少霽遂流涕于冷山流涕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

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猶布番課四隸採薪他山嘗
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詩
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
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
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
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
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
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
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
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

去蓮在樂三十里優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
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錄筆執賀皇太后有來
歸期上曰洪皓身置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
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
也先聖福善禍深之訓於此可見矣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古
文
書
目
録
卷
之
十
三

